



屠龍术 电尾

DRAGONS-KILLING SKILLS

白衣卿相◎著

青島出版社
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“本来是……但，我希望你在过奈何桥之前先喝一次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在地狱里，也就不觉得苦了……”

“不记得？几天前，我周南还是声名显赫的大唐道教左护法，稀里糊涂来到千年以后，替我的后世周易救转世的大唐七公主朱成碧。如今这阎王不分青红皂白就抓了我来，我还要和他当堂分辩，怎会喝你的汤？”

孟婆凄然道：“‘莫思身外无穷事，且尽生前有限杯。’周南你知道么，二十七年前，周易——也就是你周南死后千年的魂魄——转世时，我曾劝他不要喝我的汤，可是他——他喝得酩酊大醉，说再也不要记得他做大唐武宗护法时的恩怨情仇，也不要记得自己负有终结六道轮回的使命……你——不是他么？”

周南苦笑一声：“这怎么可能，恩师授业之时，我曾立下重誓，如不能终结六道轮回，天界不容，地府不容，人间不容！况且，这个誓言是刻在我魂灵里，不是孟婆汤能抹去的。”

PART.04 借尸还魂 [45]

护士长歪头，冲烛烟得意地笑了，手已将周易胸口的一道符用力扯了下来，顿时，一股她熟悉的肉体溃烂的味道散发出来。她厌恶地丢了符，掩住鼻子，另一只手去揭周易脑门上的符纸，她要看看，这个死人，长得什么样。她一把扯下了粘在周易脸上的三张符纸——她屏住呼吸——小腿开始抖动，然后，发出一声非人的尖叫——那张原本属于死人的脸上，却有一双活人的眼珠，转动着，寒气逼人地轻蔑扫视着她，突然，他上半身坐起，用手捂住胸口。在和他近在咫尺的眼睛对视了一秒钟后，死人见过无数的瑞鑫医院护士长，白眼一翻，晕死过去。

门口的董陈酉，匆匆收了羊脂玉净瓶，来不及和烛烟打声招呼，就匆匆没入走廊的黑暗之中。甚至，门口那些护士，都没注意到这样一个人曾经来过，她们也被这具“复活的尸体”吓得尖声大叫，四散奔逃。

PART.05 长生秘术 [57]

玄灵慢条斯理地用餐巾纸擦了擦嘴，问：“区长大人，如果小僧告诉你，只要你从今天开始吃素，不做任何违心的事，不碰任何女人，就可以长生不死，你愿意么？”

李副区长连连摇头。

玄灵又道：“蜉蝣、昙花，和人的寿命比起来，只在一瞬间；人生百年，和神仙的千年寿命比起来，不值一提。神仙也有天福享尽，重坠六道轮回之时，又不如阿罗汉，跳出三界。然阿罗汉之了脱分段生死仍不究竟，必须成佛……若说长寿，很多无间地狱恶鬼，永世不得超生，可有六道生灵愿意为长寿而入无间地狱？人间患绝症之人，或遭酷刑之时，都是求一死而不能……”

食色道人鼓掌，接口道：“孔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枯木顽石，存千载何趣？昙花一现，留刹那芳华。关键是看生存的质量和意义，而不在于绝对时间的长短。”

PART.06 楞严拍卖 [67]

会场焦点集中在两人身上，他俩每次举牌，都能引起一片掌声。周南觉得手中的小小木牌重逾千斤，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加价，他已经领悟到为什么那老头子自己不来，虽然不是自己的钱，周南都觉得继续举牌竞买是如此艰难……

“二百六十九万五千元一次……167号……二百六十九万五千元两次……”

拍卖师的语速很慢。全场鸦雀无声。周南的牌子一直举着，也忘了放下来。

康卓把自己的163号牌在手中翻覆着，在周南举出二百六十九万五千元的价格后，她没有迅速应价。

周南回过头看她。

康卓咬咬牙，抬起小臂——

PART.07 少妇燃情 [77]

周南刚一开口说了声“你——”，口唇就又被两片灼热的花瓣封住，随后，那花瓣在他耳边呢喃道：“周周我前几天才被陆宣昊那老鬼放出来，我一出来就想找你，可我不敢……这老鬼下周生日，我说要和陆星晨一起给他挑件生日礼物，

才逃出那栋别墅……姐姐一直想你，想你来救我，又怕你来……”说着，两行热泪，就滚到了她和周南贴在一起的脸颊中间。周南虽不知周易和这少妇交往原委，此刻却也动了怜惜之情，手轻抚着她的后背，说：“别哭。”少妇边吻边含混地道：“怎么不叫我‘姗姗’了，我喜欢听你叫我‘姗姗’。”周南顺着她的意叫了声“姗姗”，少妇愈加热情似火，两人纠缠旋转着一起滚到宽大的沙发上，少妇的小手鱼一般从腹部滑入周南胸膛，轻轻一挣，周南的衬衫就开了……

PART. 08 梦会公主 [87]

楼顶不会塞车，而且不用绕路。所以，周南很快就飞到了外滩和平饭店的楼顶上。他现在可以断定，声音是从江那边发出来的。周南从和平饭店上一跃而下，步履如飞，穿过午夜游荡街头的稀散人群，在还来不及听到他们发出惊呼声时，已翻身越过外滩的铁栏，脚踏浑浊翻滚的黄浦江水，几个起落，已到了对岸。突然，声音似乎消失了，周南湿着双脚立在沙滩上，不知所措。迟疑了一下，继续向前跑，攀爬上最高的金茂大厦顶楼四下张望——下面，有一块地方，灯火通明，人声嘈杂，机器轰鸣——周南想起来了——是的，就是这里，最高楼的基地！

周南爬下金茂大厦，穿过街道，到了最高楼的工地。工地门口不断有工人进进出出。周南念动隐身咒，径直走了进去。

终于，周南听到有人在他耳畔凄苦地唤了一声：“小白，小白你终于来了！”

“你——你是七公主么？”周南心中狂喜！

PART. 09 玉女多姿 [97]

觉海推开木门，叫了一声：“多姿，你来了。”

长发过腰、一袭白裙的女郎转过身来，长眉细目，浅笑盈盈：“觉海师兄，我和这位大师，不期而遇，一见如故，不想世上还有这等妙人！”

觉海脸上堆出个笑，道：“玄灵师弟的确是当今佛门龙象。”

玄灵哈哈一笑：“师兄你又挤对师弟我了，当今佛门，又有几人能超过师兄的修为！”

觉海正色道：“没几个，但其中必有你一个！”说完，二人相视大笑。继而，觉海指着女郎道：“玄灵师弟，这就是你那天无缘得见的女菩萨：叶多姿，东方大学哲学系副教授，最年轻的副教授哦。”

PART. 10 军天网吧 [107]

周南正绝望间，对讲机那头换了个轻声细语的女生：“轻裳应该还在校门后的军天网吧，你去找找看吧。”

周南又是一路打听，在校园里七扭八拐，总算到了后门，出门不远，就看到了那“军天网吧”的大霓虹牌子。一进门，里面灯光昏暗，乌烟瘴气。周南咳了两声，又瞪了瞪眼睛，才看清里面黑压压坐了至少一百多人，男女都有，聚精会神盯着屏幕。柜台那里趴着一个病恹恹的小男孩，头也不抬地问：“定时还是包宿？”周南说：“找人。”小男孩没动静了。

周南试着喊了一声：“段轻裳？”

所有人都无动于衷。

PART. 11 筑巢引凤 [115]

巴蛇愤愤道：“老夫当年凤凰见得多了，漫山遍野跟野鸡似的飞来飞去。不过自从龙、凤凰、麒麟、龟被封为兽中四灵后，这些鸟东西就端起架子来了，‘非梧桐不栖，非练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’，我看飞个十天八天不给吃喝，它们还有这么穷讲究不！好在，老仙我知道怎么糊弄它们，跟我走！”说罢身子一摇，粗了几倍，周南和段轻裳骑在它的背上，巴蛇腹下烟云蒸腾，倏然飞升，段轻裳尖叫一声，双手揽住周南的腰，紧紧闭上眼睛。约摸有五六分钟的时间，段轻裳觉得脚又接触到了地面，试着睁开眼，却见周遭尽是粗大的梧桐树。

周南却负手踱步，吟咏道：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”巴蛇嘿笑道：“《诗经·大雅·卷阿》中这几句诗，还真是天机尽泄。”段轻裳也下来，有些迷糊地问：“这是哪里啊？海外仙山么？”

恭敬又有些歉意地道：“真是抱歉马修先生，如果不是十万火急，也不敢打断您在航天城‘外星生命沟通国际会议’的日程。”

那马修很少年老成地摆摆手：“肖恩叔叔客气了，你的事，就算我正在火星上和火星少女共进晚餐，也会立刻飞回来的。”

PART. 18 法门夜盗 [189]

里面，折叠了两张薄薄的羊皮。他打开羊皮，上面是画得密密麻麻的图形，还有梵文标注，他在佛学院学习过，认得梵文，念道：“此塔建成之日，菩萨亲临，佛祖立现，塔内诸人……”他正要继续读下去，忽然，室内所有的灯闪了一闪，灭了。寅夙“啊”的一声，灯又亮了，他一低头，手中经书上的两张羊皮不翼而飞。高岛的声音从很远的另一侧传来：“这边的电压这么不稳啊，小心损坏了文物……这根‘双轮十二环金银花锡杖’真是名不虚传，比我们日本正仓院号称‘锡杖之王’的白铜头锡杖还长还气派，大唐就是大唐啊！”

楔 子

“我父亲要杀我！”

叶超凡差点被刚喝到嗓子里的老鸭汤呛着，捂嘴大咳。

陆星晨歉然，起身拍了拍叶超凡的后背。

叶超凡缓过来，不满地道：“你还是改不了大学时的老毛病，这思维转换也太快了是吧，不是正说你哈佛留学时的艳史么，怎么就扯到你父亲头上了？父亲杀儿子？！你英文侦探小说看多了吧。你老爸就你这么个独苗，上亿的资产，你不继承谁继承！”

陆星晨怔怔道：“我也不知这个荒唐的想法是几时、为何跳到我脑海中的，反正是驱之不散……超凡，你是开灵异公司的，所以我打算向你请教——”

叶超凡立刻放下酒杯，做了个手势说：“Stop！我再次纠正，我那不是什么‘灵异公司’，是‘企业特殊事务顾问公司’，OK？”

陆星晨忍不住笑：“你呀，就别转英文了，真那么喜欢英文，当年就和我一起去哈佛留学了。”

叶超凡泄了气，粗声道：“我就是学不好英文，你说怎么办？不像你，英文现在比汉语都溜。”

陆星晨得意一笑，却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神色一黯，道：“当时咱们班上，我的英文

THE..... 7
DRAGONS-KILLING SKILLS

楔子

“大师有贵客来访，小女子不便久留，改日再来讨教。叶多姿留字。”

玄灵拿着字条，叹赏不已。茶桌上半杯大红袍余温犹在，室内淡香若有若无，墨痕未干，然佳人已芳踪杳然……

觉诲怅怅，一把夺过字条，抱怨道：“都怪你，本来正谈到兴头上。”

玄灵摇头晃脑吟道：“梦为远别啼难唤，书被催成墨未浓。”

觉诲不理他揶揄，只盯着手中的字看。玄灵自觉无趣，在茶桌前坐下，自己斟了一杯茶啜饮。觉诲卷起字条，纳入袖中，在玄灵对面坐下，直视玄灵美目，肃然问：“师弟这次来，肯定不是为了下个月那劳什子的华人佛教大会，这些蝇营狗苟的僧众怎能入你的法眼！”

玄灵眨眨眼，道：“小僧的事情自然瞒不了师兄。这次来，是为了本派圣僧扎西多吉转世的缘故。”

觉诲一惊：“转世？跟上海有关？”

玄灵郑重点头，道：“相信你也听说扎西多吉圣僧圆寂两年多没找到圣童的事情了，我认为这个圣童就在上海。听说上海在盖世界最高楼？”

觉诲点头，说：“你住在这里也好，你可不止是圣僧，还是个财神爷，有你在，我要多准备几个麻袋装香火钱了。你看你一来，把黄副市长都惊动了，简直是国宾规格的接待！”

玄灵摇头，道：“繁文缛节。陪我去看看那最高楼吧，就咱们两个，从后门走。”

清冷的夕阳映照着寂静凌乱的最高楼工地，像繁华齐整的陆家嘴的一块不欲人知的疤痕。铁皮大门上着锁，贴着一张崭新的停工告示。

觉诲道：“真不巧，怎么又停工了？这个楼，一直就这么盖得断断续续的。”

玄灵不语。他很舒展地站着，似乎把眼耳鼻舌身意都同时调动起来飞速运转着，遥遥感受着最高楼的一切。

一辆运动版白色宝马 X4.4i 倏然停在玄灵身边，玄灵侧身，正遇上开门下来的满脸阴郁的司机很不友好的目光。司机打开后车门，一个又高又瘦、白色西装、理着平头、眨巴着精神的小眼睛的青年男子出来，看看玄灵，又看看觉诲，问：“有人请两位大师到工地作法？”

page..... 8
DRAGONS-KILLING SKILLS
屠龙术·曳尾

觉诲一拉玄灵，口中道：“没有，我们是路过而已。”

玄灵眸子闪动，在高岛脸上打转，高岛抿了抿嘴唇，也用肆无忌惮的目光打量着玄灵，过了一会，笑了，说：“原来不是雌的啊。”

玄灵不以为忤，反而对他微微一笑。

那青年反身从车座上捧出一束洁白的百合花，与司机从大铁门中的小门进了工地。司机阴恻恻道：“老板，这两个和尚不对头，都是懂些法术的。”

青年满不在乎道：“阿四，这我焉能看不出来。可惜那漂亮和尚是个男的。”说着，怪笑了两声。然而，当靠近工地地基时，青年神色戚然。地上，有六束已经不同程度枯萎的百合花。青年把手中的百合花搁在中间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成碧，你在下面一定很寂寞，你放心，有生之年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我每天都会来这里陪你……”

“报仇？你杀得了严式轩？”

青年的身后，不知何时多了个胖胖的秃顶中年人。阿四警觉地看着中年人，青年却并未转身，淡然道：“杀不杀得了，先杀杀看喽。”

中年人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我欣赏高岛君敢作敢为的性格……只不过，在杀别人之前，你也要先保住自己的性命不是？”

高岛“哦”了一声，仍是没回头，问：“怎么，陆宣冥陆老板要取我的小命？”

陆宣冥赶紧道：“高岛君你误会了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交个朋友……”

陆宣冥趋近一步，低声道：“那个人还没死。”

高岛悚然转身，满脸惊异：“不可能啊，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结结实实中了我的‘阵’字‘内缚印’，虽然被董陈酉救走了，可那也就是一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寸寸断裂的死尸而已！”

陆宣冥叹道：“别忘了他是当年大唐道教左护法，更何况有董陈酉在，一旦他活过来——”

高岛吸了口气，说：“陆老板的意思是——”

那陆宣冥却转头，看着高岛的司机，显得很恭敬地说：“四爷，让那个人真正死，还得劳烦您出手。”

司机阿四悚然，紧着嗓子道：“陆老板，叫我阿四就行，‘四爷’两个字我担不起……我有什么本事对付那姓周的？”

陆宣冥嘿嘿一笑：“四爷过谦，您虽然深藏不露，但祖上秘传黄帝兵家上古奇门遁甲术，又是伊贺家四大忍者之一，小道岂敢怠慢——另外，四爷祖上在唐武宗时，和十殿阎王第一殿的秦广王颇有交情，所以，秦广王曾密授四爷祖上三张印鉴和一句咒语，用以沟通阴阳——”

阿四的脸色越来越惊疑不定，沉声道：“陆老板知道得可真多，不过，我只听我三弟的！”

高岛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咳了一声，说：“让四哥做我的司机这么久，实在是过意不去……”

阿四一摆手，道：“这都是九爷安排的，我心甘情愿。”

陆宣冥眉毛一挑，道：“前几日去东京，没来得及去给九爷请安，实在是失礼。”

高岛笑呵呵道：“九爷已经不住东京了……四哥，这个忙，你就帮吧。”

阿四沉默了片刻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好，去浦西的城隍庙。”

陆宣冥摇头：“不行，不管用，如果上海的城隍能搞定，小道也不敢劳烦四爷出手，我试过了。”

阿四皱眉，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陆宣冥眼珠一转，道：“去苏州城隍庙！”

阿四大惑不解：“上海的都不行，去苏州的？”

陆宣冥一笑，悠然道：“四爷有所不知，在人间，苏州是个小市，上海是大直辖市；但是在阴间论，苏州城隍称为‘都城隍’，是省级，而上海的城隍只是个县官，归苏州都城隍管辖。那小子现在在上海，所以他的生死当然也归苏州城隍管。”

阿四转了转灰白的眼珠，说：“受教。中国的很多事情，我还搞不懂。”

三人驱车，直奔苏州景德路城隍庙。

黄昏时，三人入庙。城隍庙游人不多，冷冷清清。正殿内，“威灵显赫”的横匾下，端坐着城隍爷，两旁分列八大将、判官、牛头、马面、黑白无常、钟鼓神等。

董陈酉抚腹，咳了一声，说：“不可能。”

崔判官望定那忍者，道：“董先生发现不了我何时到了你的背上，也就发现不了这棵法国梧桐是忍者伪装的。因为，根本上说，我和他是同一类……”

忍者双手一震一颤，刀上的鲜血凝成一条红线，被甩落在地，铿的一声，武士刀被清脆地插入了他背上的刀鞘。然后，忍者阴恻恻地开了口：“没想到你这判官会来，还横生枝节，不然，这姓董的如今已经入了地府。”

崔判官冷冷道：“从你们一入城隍庙，我就觉得不对头。现在，我有些相信董先生说的话了，刚才所拘魂魄，一定有问题！”

忍者看着董陈酉，道：“这么多年，你还是甘当周家的奴才，一点长进没有。”

董陈酉脸色灰白，恨恨道：“我记起你是谁了，阿四你这生生世世甘为倭奴的唐人败类！”

忍者眉毛抽动，暴喝一声，背上武士刀已跃入手中，闪向董陈酉咽喉。董陈酉避无可避，两道黑光无声游过，崔判官在他耳边道：“董先生快走，黄大人那里，我自去打理，先羁押那周易的魂魄几日！”

董陈酉无暇细想，侧身在地上滚了两滚，倏然不见。

草中只留一线血痕，蜿蜒触目。

PART.01 韦驮造桥

道士也回转身，盯着观世音的脸，半晌方道：“贫道可以助你娶了方家大小姐。”

韦驮先是摇头，又看了眼观世音像，试着问：“道长有什么条件？”

道士肃然道：“你在村前那条奈河上，修一座桥。”

赵荆笙嚷道：“你这道士好会哄人，那么宽一座桥，连我们几任县太爷都修不起，韦驮纵然一辈子不吃不喝，又如何能攒足那修桥用的开销！”

道士不答赵荆笙，只又问韦驮：“你应了贫道，固然未必能娶到方家大小姐……你若不应，却一定不能娶到！”

韦驮与道士对视，良久，韦驮朗声道：“韦驮身无长物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妻儿，便不为方家大小姐，穷一生之力，为乡亲造一座桥，也是应当！”

道士将葫芦塞入褡裢，拍手大笑：“好！好！果然是修行过的。你不负我，我便不负你，贫道走也。”说罢一步三摇，转眼间没了踪影。

这类小庙，都无住持，殿内单供了观世音菩萨，座下善财童子、龙女。

韦驮捏起一炷香，火石燃了，递与赵荆笙。他一呆，茫然问：“做什么？”韦驮一笑：“许愿啊，你不是总爱说梦话么，这些话说给菩萨听，或许就应验了！”

赵荆笙摇头笑道：“我才不信这泥菩萨，还不如跟了山上的陆道士学长生术。”话是这么说，还是持了香站着拜了三拜，大声道：“菩萨听真，小民愿娶方家大小姐为妻，如若不能，愿替了村前摆渡的白二爷的差事，若还不能，就让小民随了陆道士，做法事吃白食，顺便再求个长生……如果三件您都不许，就不是真菩萨！”

韦驮一旁闻言，方欲大笑，陡听得一声大笑从菩萨处发出，韦驮和赵荆笙都吓得跳开一步，韦驮忽觉不对，向观世音大声喝问道：“什么男子藏在后面，装神弄鬼！”手已搭在腰间的柴刀上。

殿内四角，突地燃起四根红蜡，一人从观世音像后跃至殿中央，此人眉清目秀、仙风道骨、五绺长髯，头戴逍遥巾，背上青龙剑，身穿灰色道袍，脚上一双十方鞋，醉态可掬，还不忘用手里的葫芦在嘴里灌上一口，之后嘟哝道：“两个后生好无礼，扰了道爷的清梦，如今这酒也无了，长夜漫漫，如何熬过？可恶！”

韦驮躬身道：“仙长恕罪，我们只是来烧炷香，许个愿，这就回村了。”说罢转身。

那道士喝了声：“住！”踉跄来到门口，也斜醉眼，打量韦驮，点头道：“好一个根基深厚的修行种子……方才你那兄弟求了三件事，你原想许个什么愿来着？说给道爷听听！”

韦驮摇头叹道：“与其求神拜佛，不如多睡半晌觉实惠。现已无心再提了。”

道士眼珠一转，呵呵道：“你来原非拜观世音，自从去年元宵灯会你见了方家大小姐，就魂不守舍，今年方大户盖此庙，观世音模样便是匠人按方大小姐身高模样塑的……”

赵荆笙叫道：“好啊你小子，原来早就见过方家大小姐，居然都没跟我提起过。”

韦驮只是吃惊地看着眼前这道人。

道士得意一笑，拈须，问：“你可真想娶方家大小姐？”

韦驮不看他，转过身，痴痴看着供桌上的观世音像，痴痴道：“不用掌灯，我也能记得你任何一处眉眼身量……”

道士也回转身，盯着观世音的脸，半晌方道：“贫道可以助你娶了方家大小姐。”

吕洞宾亦步亦趋：“哪敢经常烦劳菩萨大驾……话说还是宪宗朝三界六道万仙会的事，菩萨您说要亲入人间应劫，救护佛法，可是当真？”

观世音停步，从容道：“自然当真。怕是你们道家的人不敢如约下来！”

吕洞宾呵呵道：“上面的事，我人微言轻，插不上嘴。只是担心菩萨被人寻到破绽，输个不明不白……”

观世音回头，不悦道：“你今天来肯定有事，快快道来！”

吕洞宾沉吟一下，道：“我在冥县方府，见到了方家大小姐，模样生得——”

“——好生标致，国色天香……吕洞宾，你不要每次都跟我显摆你的风流韵事好不好？我真的没兴趣知道！”

吕洞宾急道：“不是不是，菩萨误会！那个方大小姐，自然是国色天香，美艳无双，不过，贫道注意她，却是因为……因为……她跟你生得……有九分相像！”

“九分??”观世音诧异。

吕洞宾囁嚅道：“那是因为方大小姐只有二八芳龄，如到了双十年华，恐怕、恐怕与菩萨你便该有十分相似，难分彼此了！”

观世音一急，失声道：“不好！未到当年万仙会时约定的转世之期，这姓方的女孩儿模样和我如此接近，通天教主如果发现，必会说提前安排了真身转世，告到燃灯那里去，我们佛教便算输了！”

吕洞宾点头，道：“正是。这女孩儿倾国倾城，养在深闺，还可不为人知……新帝登基，正在全国征选秀女，方家小姐，一旦入宫，必将天下皆知——”

菩萨跺脚，六神无主。

吕洞宾道：“菩萨须先下手为强，此女断不可留在人世……”

观世音一激灵，道：“你此言何意??”

吕洞宾低头不语。随即，抬头道：“菩萨也不必太过挂心。人海茫茫，长相雷同的，不可胜数。不如你占一卦，看看此女结果如何？”

观世音摇手，道：“心已乱了，如何卜得准。”

吕洞宾又道：“贫道大老远跑来报信，菩萨总得招待一餐饭吧？纵然无酒无乐，也当有几个素菜。”

观世音口中应着，人却不由自主升到半空，看了眼竹林中的吕洞宾，道：“我先

念你可怜，本大老爷替你做主。”

观世音又是一笑嫣然：“先谢过老爷大恩。小女子是个信缘分的人，并不计较贫富，也不管年龄老幼、有家室的还是鳏夫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”

县太爷眯起绿豆眼，为难道：“这反不好办了。你如开出条件，谁家有几仓米几瓮银，娶妻与否，本县大体还知晓——”

观世音明眸一闪，道：“大老爷，民女早有计较，在九尺开外，如有男子以银钱砸中民女发梢衣角任何部位，民女便非他不嫁了。不过，如果砸不中的，那钱却不许取回，要做民女嫁妆。”

县太爷手都抖了，去怀中摸银子，却被尖利的指甲在手心狠狠刮了一把，火辣辣痛，也不知是不是少了块皮肉。

看热闹的人早哄了起来，纷纷举起手中银钱，便要抛将过去。县太爷大喝一声：“都住手！”

人群骚动为之一凝。

县太爷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用这笨法子是你的事情，然而要是二十个人同时用钱砸中了你，你也不能分身去二十家做新娘，这些人争执起来，必出人命官司……不如这样，想要你的，当场报名，本县统计了人数，按人数拈纸条抓阄，按顺序扔钱砸你，如何？”

观世音一笑，盈盈万福，道：“真是妙法，全凭老爷做主。”

人们奔走相告，整个县城炸了锅，直比元宵节都热闹了几倍。正在方家卖柴的赵荆笙也听闻了消息，飞奔回村报信。

白二一听，立刻用包袱卷了所有银钱，拍马赶奔城里报名。

韦驮仍是痴痴想着刚才醒来时看到的那个倩影，那湿湿的发梢在舌尖滑过时的迷醉……这是怎样的一个梦啊……

赵荆笙口沫横飞地描述着那招亲女子有多么美丽，虽然他并未亲见。韦驮充耳不闻。赵荆笙划拉了自己仅有的几串开元通宝，对韦驮说：“这可是百年不遇的热闹，错过了后悔一辈子。”韦驮仍坐在那不动。赵荆笙叹了口气，走出门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回头说了一句：“大家都说，那招亲的女子，长得和方家大小姐毫无二致，

连方老爷都差点认错人呢……”

韦驮一个高蹿起，声音都变了调儿：“什么什么?? 你是说，真有个和方小姐十分相似的女子，现在在招亲?”

赵荆笙胳膊被他捏得生疼，拼命挣脱，道：“唬你做什么。你这回要去了?”一晃眼，韦驮早已在十几步开外，方向正是县城。

当热汗腾腾的韦驮跑到县衙附近时，再也无法前进一步，几千人已经围得水泄不通。有几个人在他耳边哀叹：“可惜啊，报名已截止。”“可惜什么? 不过是看个热闹，谁抽中了那第一签，也就等于得到了那小娘子，旁的几千人不过是陪衬!”

只听得里面又是鼓掌又是喝彩，嗡嗡得什么都听不清了。韦驮的心，则一直向下沉，深不见底，如坠冰窟。

县太爷豁出去了。

虽然他现在仍然腿肚子乱颤心惊肉跳，被锁在厢房的夫人咆哮着如笼中之虎，吼叫声隔了几重院子似乎都能传到大堂上。

但，县太爷决定了!

抽签的人是一个一个进来的。

最先进来的是方老爷。没人敢跟他抢，除了正坐在堂上的县太爷。

二人已是老相识，办事不用互相试探拐弯抹角。方老爷直接问：“第一个砸的，你要多少?”

县太爷脸上浮出一抹微笑：“此女和令爱相貌如此接近，如果你娶了她回去……”

方老爷不以为意：“娶她回去，苓儿是要叫娘的，正好长得像。”

县太爷嘿嘿一笑，伸出四根手指，说：“让你第一个抽。”

方老爷眼珠转动，唇角的髭须翘了翘，一咬牙，说：“为这个美女，值了!”一面嘱咐家丁数钱，一面迫不及待地向县太爷伸出手。县太爷向师爷使个眼色，师爷递过一个纸团。方老爷看也不看，攥在手心，扬头大踏步出了衙门。

第二个进来的自然是家财万贯又好耍枪弄棒的张公子，他先是鄙夷地看了方

第30回
DRAGONS-KILLING SKILLS
屠龙术·曳尾

老爷胖墩墩的背影一眼，转头对县太爷换上真心实意的笑脸：“跟这个小娘子一比，我家里那九个，都不能看了！就算倾家荡产，我也要娶了她！刚才老方出了多少？我加一倍！不过……你刚才没把第一签给这老东西吧？我看他是连他女儿都惦记，禽兽不如，禽兽不如啊！”

县太爷老谋深算地笑了：“做生意怎能一开始就把压箱底的东西卖了？老方那只，不是第一签。你一向出手阔绰——”

张公子眉开眼笑，看了看县太爷手比出的“八”，捶了一下大腿，在堂上转了个圈，回头吩咐手下：“去，照老爷说的数回家再取点钱。”

后堂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。县太爷按照出钱多少，一丝不苟地分配着签位顺序，一文钱都不给的也没受难为，都分了签号，只是顺序嘛，只能在几百开外了。

县太爷来到观世音身边，向抓过阄的几千男人道：“大家现在可以拆开手中纸条，按先后顺序排队，抛钱砸这女子，先砸中者，便可与她即日完婚，结百年之好！”众人哄然相应，纷纷打开手中纸条。有为在前而惊喜的，有为在后而懊恼的，嘈杂一片。只有方老爷和张公子，早已排在队伍前列，成竹在胸，不急着拆纸条。

众人开始在二人身后按签位排队。

方老爷踌躇满志，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元宝，瞄个准，就要砸向观世音。张公子一伸手，压住他的胳膊，道：“且慢！方老爷，你的签还没拆开，怎么就敢肯定自己是第一呢？”

方老爷老大不耐烦，揣好元宝，随手展开左手中的纸条，忽然，脸色骤变。张公子早知如此，哈哈一笑，不去管失魂落魄继而冲县太爷大吼大叫的方老爷，从袖中取出一个金元宝，就要抛。县太爷一伸手，道：“且慢。”张公子用不解的眼神询问着他。县太爷平和地道：“你手中的纸条，也要展开，给大家看过了，才能开始。”

张公子恍然大悟，连声道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公平起见，童叟无欺。”然后，他就展开手中的纸条，翻过来，洋洋得意地展现给后面排队的人看，嘴里还说着：“承让了诸位，小生运气好，拔得头筹，这都是命啊！”

近前几个人看得清楚，大声问：“咦，是个‘二’，‘一’在哪里？怎么不见来排